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晋

謄録監生臣陳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卷三十三

明 胡廣等 撰

昭公五

乙亥敬王二十有六年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十九蔡昭四年昭三鄭定十四曹悼八陳惠十四杞悼二宋景公欒元年秦哀二十楚平十三吳僚十一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汪氏曰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每遣使會葬不廢喪紀則意如之專魯

與君無
異矣

附録左傳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范氏曰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録是崇君之道杜氏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王氏曰公自野井來居于鄆初未及齊國都而曰至自齊者野井齊地故也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王氏曰居猶處也處已所有之地也衛侯出居

于襄牛楚子入居于申皆在國也此已失國而書居使之如未失國然若曰魯地非意如之所得有也鄭伯突失國而取櫟以居之衛侯衎失國而取夷儀以居之皆書曰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内辭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使若適他國而返居于是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濵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内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禮記坊記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立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禮記祭義天子巡守諸侯

待于竟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汪氏曰凡據土背君曰叛如衛孫林父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之類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啖氏曰王者至尊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者言猶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劉氏曰有天下者國家天下有一國者國家一國上雖失之下莫敢有也天子棄天下而不守諸侯失其國而不保是以天子有曰出居于鄭諸侯有曰居于鄆高郵孫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家氏曰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臨川吳氏曰曰居雖非所宜居然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蜀杜氏曰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志天王之失政而尹

氏專之也書公次于陽州居于鄆公圍成志魯君失政而季氏專之也

夏公圍成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兹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

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繫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剸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穀梁傳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

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于為反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羣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仕居反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雪律反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王氏箋義曰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善伐叛也反臧幸臣之說使公子鉏帥師圍成公失國之君無

師衆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曰公圍成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脩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其罪咸具矣茅堂胡氏曰書公圍成猶言成非昭公所有矣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内皆叛也陳氏曰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鄆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汪氏曰書取鄆圍成以見意如據有魯國之土脅制魯國之民而使昭公不得入國也取鄆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又以見昭公無德於國無恩於民而魯人皆不附也既不書公以齊師圍成又不言公及齊師圍成圍成不服而昭公終居于鄆則齊景救患之功不足乎揚而昭公之主齊失所因矣春秋凡公出在境内而返不書至定公在國

而致圍成者所以著公之危弱攻私邑如敵國也昭公已去國而不致圍成者所以存公如公之在國也然昭公既孫自他國而返必書至唯自圍成而復居于鄆則不言至亦以示内外之别也或謂昭公當討意如不當急近利而圍孟氏之成夫當是時舉魯國之民皆聽順於季氏成近於齊故能圍之猶不能取況能入竟而討季氏邪廬陵李氏曰經書公圍成二昭公圍成見季氏之强也定公圍成見家臣之强也昭公圍成不能得夫人心也定公圍成不能使夫聖化也○劉氏曰穀梁云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國而圍成此小之甚者不可謂大

附録左傳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傳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孫氏曰盟于鄟陵謀納公而不能也高氏曰公失國而會諸侯者求入也求入不主晉而主齊故齊侯矯為此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也王氏曰齊盟諸侯于鄟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覊于乾侯蓋是時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丘據士鞅之奸與季氏表裏故也陳氏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十六年齊徐郯莒嘗盟於蒲隧十九年宋邾郳徐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久矣於是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廬陵李氏曰鄟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哉既而卒不能納公則叛伯而已矣故陳氏得之春秋無貶詞

亦望之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傳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汪氏曰君行而返返必告廟告廟則書至召誥稱王朝步自周至于豐豐去鎬京二十五里而文武廟在焉故告于文武也昭公之居鄆則非宗廟之所在矣而昭公會鄟陵如齊如乾侯無不書至若公之在國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而勵臣子忠義之心銷亂賊悖逆之惡也雖然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于祖禰矣顧季氏强悖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世而特志也耳

五書至必繫以居于鄆不言居鄆則疑於復國

附録左傳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雈谷庚

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寛守闕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

左氏曰晉知音智躒音歷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

公般音班成周而還音旋 李氏瑾曰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為同姓大國爵為侯伯主盟於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功而善之則藏姦覬覦不忠不臣者勝矣 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魚列反弱其世適音嫡之罪著矣 安定胡氏曰因狄泉故稱入孫氏曰子朝之亂甚矣悼王既死敬王即位于外四年始反正于宗廟不言歸而言入者言歸嫌與即位于內者同故變文言入以著即位于外也陳氏曰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

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東萊呂氏曰漢河南縣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臨川吳氏曰王城王東都蓋以鎬京為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為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左氏叙事以王入成周在子朝之後合依經正之汪氏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為東周萇弘謂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氏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天子之都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人

城郟而叔孫豹賀城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衆大之統會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也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皆不稱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著其衰弱不能自振與列國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劉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不嫌也何休云不嫌為篡煞則於王猛何以借此義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郊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於隄上癸酉王入於成周甲戌盟於襄宫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宫王子朝使告于

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剥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

威儀僭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穀梁傳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烏故反故非卒歸於

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嶄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嶄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音嫡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音腹可謂深切著明也哉何氏曰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名毛者明本在尹氏當先

誅首惡後治其黨陳氏曰尹氏獨欲立子朝矣兼言名伯毛伯者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為之也然則曷為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惡則有奉子朝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猛毛名奉朝將又莫知其誰宜立也是故終始乎尹氏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王氏箋義曰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者不以者也言子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大天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汪氏曰尹氏世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著始終黨惡而不悛也奔不言出者簒賊逃竄以逭天討無所出也故比於國滅之君與在竟外之臣但書奔爾書曰奔楚則楚受簒賊之罪亦見矣○劉氏曰左傳云名伯盈逐王子朝杜云名伯當言名氏經誤非也名伯既逐子朝而歸敬王矣又何為以子朝奔乎若云名內則

又不與經合且名伯既自歸周同其族亦必隨之何故猶奉子朝為亂乎且名伯尊也名族卑也今名伯不奔名族自出法不當書於經而叙毛伯之上也又不得以尹氏為比尹氏所以書者以有尹固也固尊自得書爾名族無盈則卑何以得書乎

附録　左傳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也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

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始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恭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丙戌 敬王五年 二十有七年 晉頃十一齊景三十三衛靈二十蔡昭四鄭定十五曹悼九卒陳惠

十五杞悼三宋景二秦哀二十

二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弒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穀梁傳公在外也高氏曰書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三至自會居于鄆者一至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君播越于外不得其所而魯國臣子之義可絕乎春秋之作明君臣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

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

子長(展兩反)諸樊次餘祭(側界反)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閒(去聲)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名(音部)之所以安商周(汪氏曰伊尹相太甲名公立康王)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三國志諸葛亮傳先主病篤名亮曰君才十倍

曹丕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如字又音侍而當國大臣不預焉汪氏曰如齊豎刁易牙立武孟秦趙高立胡亥漢中常侍立順帝唐宦官立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君之類則將焉於虔反用彼相息亮反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問公子光嘗曰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季子當如何茅堂胡氏曰光當立罪在僚故猶稱國以弑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辦者故歸潔其身而已矣使札有周公之才之美必討弑君之賊正僭竊之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為萬邦之憲矣劉氏曰僚廢讓而毀義篡也國人莫說故謂之衆弑其君陳氏曰僚越光而代札是自禍也故賊不書主名臨川吳

氏曰國之大臣及臣民皆欲弑僚而還國於光也故稱國弑汪氏曰光者諸樊之冢嗣壽夢之嫡孫也壽夢父子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則當立光以為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弑不以光首惡而歸罪於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為夷眛之子而公羊以僚為札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為諸樊子而世本以光為夷眛之子竊詳事勢史記為是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

饗曰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名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劉氏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郤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罪也詩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張氏曰恃國人之悅已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于無道之朝至於見殺宜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按左氏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宫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于偽反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

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襄陵許氏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恥辭者以令成周故也霸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為之匿諸慝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衰亂也家氏曰齊景為鄟陵之盟而梁丘據入季氏之錦晉頃為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情然無知以為魯之休戚無關於已孰知田常韜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廣火積薪而不悟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讐内盜之膽也汪氏曰文十五年之盟扈謀討齊商人弑舍之罪晉靈受其賂而弗克

討此年之會扈本非謀討意如但謀納昭公耳士鞅受意如之賄而弗克納然皆廢天討矣春秋序于扈之大夫而無貶辭蓋以籍秦致諸侯之成于周而能踐成周之言故也抑亦聖人於所見之世直書見義

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羊傳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范氏曰自此已前邾畀我庶其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為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為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徐邈曰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畧其氏髙氏曰快亦三叛人之黨魯為逋逃淵藪而受之魯之疆臣逐君而邾快來奔從其類

也家氏曰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宄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錄也春秋所以錄之而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秋詳書之非誅叛人實譏季氏也

附錄 左傳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知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

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令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

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

左傳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杜氏曰禮君宴大夫使宰為獻主比公於大夫也齊侯請自安不在坐

也子仲魯公子慭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高氏曰公以齊之畀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季氏有齊楚之援然則齊固助季氏安肯納公

汪氏曰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春秋不書皆所以存公也上之于下有征而無戰而况敗乎以君而伐臣也褻其威而况見伐於其臣乎陽虎逆僨不足責仲孫何忌嘗學於聖人者也何乃眛于君臣之大義亦至于此極乎

嘻可歎也

附録 左傳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丁亥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 晉頃十二齊景三十四衛靈二十一蔡昭五鄭定十六辛曹聲公野

元年陳惠十六杞悼四宋景三秦
哀二十三楚昭二吳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穀梁傳公在外也杜氏曰乾侯晉竟內邑孫氏曰公一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如此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於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外之乎或問公孫于齊次於陽州公如晉次于乾侯禮宜止于遠境乎昭公自不欲進乎抑齊晉之君阻之而不使之前乎筆之之意安在茅堂胡

氏曰次者止而有待之意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也于乾侯者不得見于晉也人君失國出奔而羣書其所在見臣子不可頃刻忘君父必欲知其所居之安與否也而進退去就之是非亦自見矣季氏逐君不待貶而惡自見聖人至此全罪昭公之不君也汪氏曰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傷其見拒於晉不得入而徒返也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既不得入于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書至書復外雖見辱而內猶不失其國也書此則止於是而已矣無可復之道矣次于陽州猶曰齊魯之竟也次于乾侯進退維谷則羈旅之人耳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乾侯是僅存脈息而已矣聖人汲汲於存公而屢書不一書然昭公之跡愈遠愈微而愈不能自振亦可見矣公之在齊猶有齊侯取鄆圍成之事晉頃拒而弗受畧無兄弟孔懷同惡相恤之義豈不重可歎哉○劉氏曰左傳記晉人云魯不告于晉去年謀納公是魯告晉矣豈得誣其不告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附録 左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

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附録　左傳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

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

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葬滕悼公

高氏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王氏曰諸侯之葬魯往會之則書昭公在外季氏使人會諸侯

之葬以結外援也

附録 左傳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戊子 敬王七年 二十有九年 晉頃十三 齊景三十五 衛靈二十二 蔡昭六 鄭獻公蠆元年 曹聲二 陳惠十七 杞悼五 宋景四 秦哀二十四 楚昭三 吳闔廬二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曰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何氏曰不致以晉者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穀梁傳言公不得入於魯也杜氏曰張高偃子唁公至晉不見受何氏曰言來者居鄆從國內辭

遣使疏吏反來唁襄陵許氏曰荀躒唁公也高張不地以公居鄆猶以魯志也故稱來焉高氏曰唁于野井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脩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也昔狄人

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儀禮聘禮大夫聘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醢遣使來唁而稱主君杜氏曰比公於大夫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

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家氏曰唁慰禮也茅堂胡氏曰歸唁衛侯婦人之事也齊晉大國亦止唁公而不能討意如之罪春秋書唁譏之也汪氏曰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春秋不書以是為不足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野井之唁高張之唁晉荀躒之唁莫不悉書所以譏齊晉之徒能唁公而不能納公也齊侯始親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弔其至晉不見受且比公於大夫適以恥公而已奚益哉

附録 左傳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

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

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於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襄陵許氏曰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高氏曰齊侯比公于大夫故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汪氏曰竊疑意如剛忍兇悖必無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

適乾侯鄆猶未潰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鄭莊射王中肩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之類耳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又云昭公黜公子務人而以公衍為太子是昭公在外無宗廟朝廷何暇易太子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髙氏曰叔詣欲納公而卒

秋七月

附録左傳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

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

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鄆潰

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為郛之君存焉爾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民逃其上曰潰汪氏曰上失民也孫氏曰季氏專魯民不輔公故鄆潰　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知陵反　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音古擭胡化反陷穽才性反之中其從才用反者又皆艾魚昔反與刈同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范氏曰公既出奔不能改德脩行居鄆小邑復使潰散德之不建如此之甚　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蘄改過以補前行下孟反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建以為後

世戒茅堂胡氏曰鄆本魯邑書齊人取鄆而居昭公言鄆非魯地也又書鄆潰則民之不與昭公可知皆稱罪昭公之意高氏曰昭公居於國而國人逐之出居於鄆而鄆潰見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也汪氏曰或謂意如問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夫茍昭公之德澤足以固結其民而民心不忘昭公則雖誘之使叛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去也燕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破齊與楚淖齒共殺齊湣王分其地未期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袒右攻賊以季氏之彊孰與六國而魯人之思昭公不若齊人之思念其君何也豈非昭公失民既久而若是耶然則鄆民之見誘於季氏實以耳濡目染之有素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附録左傳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濵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己丑敬王八年

三十年

晉頃十四卒齊景三十六衛靈二十三蔡昭七鄭獻二曹聲三陳惠十八杞悼六宋景五秦哀二十五楚昭四吳闔廬三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何氏曰閔公鄆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内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陸氏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得書居故每歲首皆書所在劉氏曰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於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以無公向曰居今日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

今故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為吾君也薛氏曰鄆潰而遂不反故書公在乾侯鄆之書居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王氏曰天子所在稱居土者以天下為家示無外也故襄王奔鄭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其國稱居寄他國稱在示有尊也故昭公於鄆稱居於乾侯稱在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常山劉氏曰君失其居在乾侯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父罪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可具見也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絶先君之世復扶又反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

春秋之義信矣范氏祖禹曰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歳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史列武后于本紀欲不殺其實以著其惡竊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髙宗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安得而間之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廬陵李氏曰經書公在楚一公在乾侯三皆於正月以存公也〇劉氏曰左傳云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非也向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鄆古人所謂君在竟内則猶君也是以不歳首書鄆耳去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但謂暫時次止之名猶以鄆為居自然不得書公在乾侯也今鄆又潰散公無所入羇旅他國國非其有故書公在以繫一國之事是聖人至意深淺各有所出豈但徵過哉公雖有過不若季氏之悖也其寧縱釋季氏專攻公身而已汪氏曰杜氏云釋不朝正于廟夫魯之諸君不朝正者多矣惟襄

公之留于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襄公為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為意如所逐越在他竟故特志所在以繫臣民之望也或謂春秋不與季氏以頒朔夫昭公自二十五年奔竄在外不朝正頒朔于今五年意如攝祭專國之罪不書而自見矣何獨至是始書哉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八月葬晉頃公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

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汪氏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

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
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
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
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
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
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
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
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啖氏曰徐子名者初
已服吳吳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也常山劉氏曰齊滅
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者強暴加于小弱力不
能勝而奔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國可
復豈可遽絕之哉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
安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絕也陳氏曰奔非其
罪莫甚于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其名徐子
臣吳而後奔也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
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

名以歸而後名之徐子不名則疑於譚子弦子溫子矣

附録　左傳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庚寅　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衛靈二十四蔡昭八鄭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杞悼七宋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言不能外内也杜氏曰公内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歴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歴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杜氏曰適歴晉地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

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宫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絶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

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音現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陳氏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黑肱卒大夫會葬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君在外雖卿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書故文公在晉叔會垂隴襄公在晉宿會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意如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皆罪晉之辭也永嘉呂氏曰昭公在外託於齊晉而皆不果納未嘗不歎世道之薄而亂賊之無所懼

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潰二國其情亦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憤意如而慼昭公而況齊晉乎齊大國也鄟陵之會晉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為力而所以不克納者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為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為義者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姑為之名而卒之無功歟抑不但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為昏齒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汪氏曰意如之練冠麻衣跣行卑辭伏罪皆外飾詐偽以欺晉晉定既惑於范鞅之巧言而知躒亦墮其計而不悟非惟奉命與之好會又尊之叛逆而不恤魯君有汲汲求哀之請不亦甚乎千載而下說春秋者如何休杜預猶謂意如負

揜謝過以示憂感則其姦譎之志不惟可以欺當年而且可以欺後世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左傳同盟故書

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

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穀梁傳曰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陸氏曰在晉地故不言來吳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高氏曰荀躒既會季孫于適歷復以晉侯之命唁公于乾侯蓋季孫有不納公之言故荀躒唁公之不得入必使荀躒然從意如之意得通求君矣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其臣陽唁其君空言無實卒使六卿之疆遂分晉國而有之則晉侯亦魯侯而已

秋葬薛獻公

附録左傳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

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

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絶之則為叔術不欲絶不絶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穀梁傳其不言邾黒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内不言叛也杜氏曰黒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襄陵許氏曰邾快黒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劉氏曰公羊云通濫非也以叔術為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叛君之黒肱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唐陳氏曰不曰邾史闕文二傳不言其闕互相穿鑿汪氏曰二傳皆云邾黒肱而公穀經文不係邾者闕文耳有習於公穀而不得其義者或以為通濫為國或以為別乎邾皆妄說也齊楚大國且未嘗分其地以封子弟况蕞爾之

郛乎茍別於郛而自為國又何為挾地以歸他國乎惟左氏所引經文則曰郛黑肱故啖趙纂例從之亦加郛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預別以經文攙入而亦闕郛字如襄十七年齊高厚圍坊左傳經文獨闕齊字不可以為非齊之高厚也或者又謂濫乃天下之地而黑肱乃天子之命吏此尤穿鑿之臆說夫王吏守土則得自專其地矣何為奔於諸侯邪豈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天子守土之吏僅一見也左傳又何以皆稱濫為郛地邪廬陵李氏曰此條大例本只與庶其牟夷書法同左氏得之但左氏於齊豹書盜之說先儒多不取已見衞縶下注獨黑肱不繫郛杜氏謂闕文亦是公羊通濫之事出於傳聞不可信劉敞極非之是矣然穀梁亦曰別乎郛也注曰郛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陳氏亦曰不係之郛濫嘗自別於郛也二家又本公羊益未可據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辛卯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 晉定二齊景三十八衛靈二十五蔡昭九鄭獻四曹聲五陳惠二十杞悼六宋景七秦哀二十七楚昭六吳闔廬五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薛氏曰公居乾侯晉大夫出會城成周晉侯之令固行於魯也公之不入晉之罪也○劉氏曰左傳之說非也以三十年始居乾侯春秋歲歲書之傳亦歲歲為說說之盡異此不知春

秋之本意也設公今歳未死明年正月亦書之復以何事為解乎

取闞

公羊傳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杜氏曰闞魯地在東平湏昌縣東南公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張氏曰昭公之難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闞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蜀杜氏曰志公在外而得邑於季氏雖復得之如取諸外也臨川吳氏曰昭公為魯國之君四封之内皆其土地今公為季氏所逐而書取鄆取闞以見季氏據國公無尺上矣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家氏曰闞者魯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屢書特書致討於季氏也杜氏曰公羊云不繫邾婁諱亟也凡春秋書取地而不繫國公羊皆以為邾邑而諱亟抑何謬邪廬陵李氏曰謝氏曰

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闞者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闞著其微弱也闞魯微邑此說疑得之公羊以為邾邑者非

夏吳伐越

左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薛氏曰越自楚處伐吳一見今年而吳伐之同惡相攻本不足道見吳越之事始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

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杜氏曰德及遠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汪氏曰子常城郢沈尹戌曰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境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夫諸侯而城其國都其守已小況天子以四海為家而動天下之衆以築百雉之城不務其遠者大者而僅守至近之地亦可歎也故不貶大夫而但曰城成周正其本也會于狄泉尋盟不書諱之也茅堂胡氏曰諸侯大夫承天子之命而往城焉無所貶也故大夫不稱人未有可與者故其

辭平而不復呂氏曰周室雖衰諸侯猶
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者也
不曰城京師
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死國
等矣張氏曰此敬王徙都成周曰王城而遷故因諸
大夫之城而書成周以紀實也高郵孫氏曰不
書京師所以見王室之衰同於列國黍離降為國風
之意臨川吳氏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
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
王然後王入于城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
黨尚多故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乃昭公遷殷
頑民之地其城圮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
侯城成周之後始徹諸侯之戍陳氏曰諸侯有事於
京師如隱六年歸粟宣十五年成二年十六年獻捷
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戍之亦不書襄二十四年
城之猶不書也以是為常事也書城成周王使請而

後城之是非常也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至大夫之無王甚矣薛氏曰成周京師之所在也王之所都曰京師其地曰成周諸侯謂之王室其實皆京師也事之大者莫若城京師而諸侯不至大夫于役可見天王之失政諸侯之不臣而大夫之專恣也陸氏曰公為旅人何忌不能從季氏逐君何忌不能去罪大矣雖受晉命而城成周亦無補於過也此實觀文知罪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廬陵李氏曰晉自城虎牢以來有城杞城成周書法雖若無異然城杞之下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則私親之意已著今書城成周於天王入成周之下則雖非盛時之美事終是情出於公亦衰世之幸也胡氏但傷成周之等於列國而未嘗譏列國之城成周蓋與公朝于王所意同得之矣若薛氏陳氏重貶諸大夫則已甚之責也惟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

大者也書城成周善之也可從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於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

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側界反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苦旦反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通回反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扶又反

得也魯自季友受費音祕以為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汪氏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録其所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絶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汪氏曰跋扈猶强梁也詩疏云横自恣之貌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

社稷之無常奉也孟子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劉氏曰昭公七年於外齊晉不能討意如而納之者豈非諸侯之政柄各授於大夫黨同伐異皆為季氏之所為其君畏偪而不敢歟然意如攝祭而不敢簒亦由周公忠義之澤流入人心猶未忘耳汪氏曰鄭祭仲逐昭公而昭公奔衛則立突衛公子洩公子職逐惠公而惠公奔齊則立公子黔牟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而獻公奔齊則立公孫剽意如逐昭公魯國八年無君意如非惟不敢如田和二晉之簒立亦不敢別立君者良以魯秉周禮理義之在人者深是以猶懼公義之或見討而未敢肆無忌憚也然史墨之言謂魯民忘君而君臣無常位尊於責昭公而畧無一語責意如與師曠之所以論衛獻者無異此可以儆乎人君而非所以告為臣者也率天下之强臣而為簒奪之謀者

未必非此言啟之且慎器與名此可以責魯之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或曰桓公薨于齊昭公薨于乾侯皆沒于外或弒或非弒何以辨歟經書公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弒可知書公在乾侯薨于乾侯喪至自乾侯葬我君昭公則非意如弒公可見矣内弒君則不書葬矣廬陵李氏曰昭公在位二十四年居鄆五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立國立身之本皆無矣李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正納牟夷而不能郤大雩大雨雹天戒屢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于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益聲勢相倚迭為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史墨之言其論魯事則善矣毋乃速三晉為諸侯

之勢乎

春秋大全卷三十三

春秋大全卷三十四

明 胡廣等 撰

定公上

周 詳見昭公元年

鄭 定九年獻公辛子蠆公勝立

齊 魯定公七年齊鄭盟于鹹叛晉圖霸

宋 詳見昭公元年

晉　魯定公元年魏舒卒范鞅為政定十四年晉逐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是晉知氏韓氏魏氏趙氏並强分晉之勢成矣

衛　詳見昭公元年

蔡　魯定公四年蔡昭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曹　魯定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陽立

滕　頃公五年

陳 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杞 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遇弑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薛 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比立定十三年比弑惠公夷立又名寅

莒 郊公

邾 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三年莊公卒隱公益立

許　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元公成立

小邾　詳見昭公元年

楚　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子常奔鄭昭王復國

子西為令尹

秦　魯定公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

吳　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越入吳定十四年於越敗

吳于檇李闔廬傷而卒子夫差立

越　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允常卒句踐立吳闔

廬闔允常死吳師伐越越句踐襲敗吳于檇李射

殺闔廬

壬敬王十

辰一年

元年

晉定三年齊景三十九年衛靈二十六年蔡昭十年鄭獻五年曹隱公通元年陳惠二十一年杞悼九年宋景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廬六年

春王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何氏曰本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唐陳氏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其備正始以謹其始唯定公即位弟書以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劉氏曰其非正始奈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薨於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於壞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不言正月微辭也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

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音現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林戀反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何氏曰主人謂定哀讀謂經傳謂訓詁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孫氏曰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所以黜強臣而存公室也張氏曰昭公自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強臣不書正月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家氏曰子惡之弑宣公之立襄仲立之也春秋猶書正月今昭薨定立季氏立之而不書正月者正月者天王以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而頒之國中者也惡弑宣簒是雖為簒而魯猶有君今昭公之喪未返公子宋未立魯無君也魯無君而季氏自以為君頒朔於廟如常禮春秋黜之故書王不書正書王明王法以治季氏也不書正月正朔非季氏所得

而頒也前此公雖在外而歲首必書公在存公也存公是故頒朔今公已卒於外嗣子為賊臣所廢魯國無君是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正王朔在廟非賊臣所得頒也蜀杜氏曰定公元年之正月政無所繫故不書正月然必書王者春秋樹王法不可不書王以端本也且王者所以正天下天下不可無王故不可以不存也正者所以繫一國今國之政無所稟故不復出正月之文以見魯國無正而不與季氏之專也薛氏曰元年書正以正其始昭公已卒定公未克踐阼是昭公之末世未得為定公之始年也沙隨陳氏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汪氏曰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以後即位於先君即世之年然猶踰年改元自漢帝禪即位改元于昭烈崩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以為君臣父子之教所關甚大皆取法於春秋踰年改元之意此年雖定公

未即位而追書元年春者以昭公已薨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亦猶晉建武元年愍帝既廢元帝始於三月即晉王位而綱目追書建武元年春正月也廬陵李氏曰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即位皆在正月定即位在六月故也又曰定哀多微辭公羊之言是也然何氏指定定公無正新作雉門塗夫國寶黃池之會獲麟五事以當之則非本旨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大夫專執於是始左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衞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

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

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杜氏曰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為于偽反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辭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

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汪氏曰周禮司隸乃大司寇刑官之屬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

訟斷丁亂反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汪氏曰春秋書執三十有一皆不書地

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于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于京師疾之也高郵孫氏曰諸國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請命則歸于王可也諸侯執人而自治之猶以為不可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于王其無王甚矣其稱人以為雖執得其罪不與其專也汪氏曰左傳云會城成周

而執仲幾是執之于成周也不曰成周而曰京師所以尊王室而正晉大夫無王之罪也城成周不稱京師所以見周室下同於列國無自尊之實也執仲幾于成周特稱京師者所以誅晉人視周室比於小國失常尊之分也地非兩地而或曰成周或曰京師聖人之意蓋有在矣○啖氏曰前年冬十月城成周左氏云會于狄泉此年正月又言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按此說重也一用夏正一用周正以此誤也臨川吳氏曰左傳有歸于京師四字據經所書但見其執于京師不見其歸于京師也廬陵李氏曰此條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穀梁胡氏是矣公羊以為大夫不得專執則是以于京師為伯討則非左氏序仲幾不受功之事則實以為執以歸晉復歸諸京師則恐非事實矣楊士勛曰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效是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

不日此何以日録乎內也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范氏曰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六日而後即位趙氏曰即位皆于

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汪氏曰桓公薨于齊二十有二日而喪至昭公薨七月喪始至已踰五月而葬之期故春秋詳書日以誅季氏也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孫氏曰定公繼奔亡之後制在季氏故昭公之喪至六日而始得即位此制在季氏可知也故書以著其惡程子曰定公至六月方即位以見季氏之制也

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

虎賁音奔百人逆王世子釗音昭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呂氏曰成王方崩大保以冢宰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逆太子釗入自端門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徒回反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閒禮記檀弓殷人殯于兩楹之間注兩楹之間南面向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盖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三國志魏志辛

昵女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音笥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音現諸行事為永鑒耳

張氏曰意如親逐其君既薨暴露七月而後返國黜適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乃欲辯區區之禮文而行之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乎春秋詳書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斁魯之君臣罔不盡傷心之時大本既失而進退舉指尚何理之足言哉此所謂為永鑒者也高氏曰國不可一日無君昭公薨至今統紀之絶若是其久也故曰以謹之季氏既逐其君君薨又不即以國君喪禮迎之今

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宋不擇所處汙於僞誘於利昭公喪至五日而殯遂自即位此非受之先君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既為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家氏曰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今書即位以其篡君之子受位于賊特書即位以正之也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為盡今也受位于賊臣曾不曰先君有嫡子在我不當立偃然自以為己之所當得是與篡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之例夫豈與之亦以誅之也汪氏曰定公為逐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幸於禍而忘其讎詠於利而忘其辱故雖内無所承上不稟命亦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比於文成襄昭哀而無貶者美惡不嫌同詞○廬陵李氏曰公穀所謂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者謂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即位也胡氏之說得其大指但所引康王延入翼室之事則此乃柩前之定位而非告廟

臨羣臣之
即位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髙氏曰昭公薨半載餘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恩於先君如此吕氏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於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於其臣下者廬陵李氏曰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季氏為逆也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從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薛氏曰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啖氏曰公穀言月雩正秋冬大雩皆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雩按雩者以祈雨也若待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葢傳以日月為例故有此分別

立煬宫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宫公羊傳煬宫者何煬公之宫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宫非禮也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宫廟即遠有毁而無立張氏曰季氏妄禱而躋祀典以立久祧之宫聖人特書必有曾謂煬公不如林放之歎乎鄱陽萬氏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葢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為為太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為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已於是而立煬宫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

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為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葢魯國之舊制爾汪氏曰季孫行父立武宮已為非禮矧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而猶欲諂事煬宫以徼福吾知煬公之不享其祭也

附録左傳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范氏曰建酉之月隕

霜殺菽非常之災舉殺豆則殺草可知

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陸仲反之應於證反劉氏曰周十月今八月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何氏曰八月微陽用事未可殺菽定公得位不念先君黜逐之恥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蘇氏曰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所害也高氏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死也○汪氏曰或言春秋用夏正引孔氏正義謂耐霜之菽為霜所推是以為異若十月隕霜不應專殺豆苗不及餘穀今考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亦但舉易殺者而言非霜殺他苗而不殺草也此年殺菽則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可知矣苟禾稼已收則耐霜晚熟之菽為霜所殺又何足以煩聖人之筆乎王莽地皇二年秋隕霜殺菽亦謂其獨殺耐霜之菽可乎廬陵李氏曰此條穀梁

得之疏曰傳嫌獨殺殺不害餘物故以輕重別之殺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為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而不死重者不殺居然可知蘇氏之說亦近之若何氏以為止殺殺而不及他物恐非又且以殺為五殺第三以比季氏其說亦鑿

癸巳 敬王十二年 **二年** 晉定四齊景四十衛靈二十七蔡昭十一鄭獻六曹隱二陳惠二十二杞悼十宋景九秦哀二十九楚昭八吳闔廬七

春王正月

附録 左傳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杜氏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何氏曰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孔氏曰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之觀之謂之觀兩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也崔氏豹曰蓋爲一臺于門外作樓觀于上兩觀雙值中不爲門蜀杜氏曰魯以周公之故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僭久矣若不災則不可得而録之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劉氏曰公羊云兩觀微也主災者兩觀也非也災有先後據見而書又云曷不言雉門災及兩觀

其意以下新作雉門及兩觀為比亦非也新作不可序下災不可序上亦常理爾穀梁云災自兩觀始亦非也

汪氏曰何休云雉門兩觀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今考延廐南門之新作皆書而郊禘僭禮皆不諱則雉門兩觀之作葢在春秋之前故不見耳抑豈所謂新作南門者即雉門之類歟廬陵李氏曰此條公穀惑于僖宮桓宮災不言及之說遂以為此兩觀先災春秋不以微及大不以卑及尊故先言雉門尊之也此說非大概桓宮僖宮二廟分明故不必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于雉門之兩觀獨災耳文法合如此何疑

秋楚人伐吳

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

吳終于入之則楚力竭矣于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于越再入吳于是吳亡吳楚介在南荒蠻夷相攻不可殫録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至于禍敗失國也陳氏曰此囊瓦也貶人之廬陵李氏曰經書楚伐吳七止也

附録左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耳不務乎公室也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于美猶可也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周禮

縣治象之法于象魏 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内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内是天子之五門也 禮記明堂位注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庫門制似天子臯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謂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 僖公嘗修泮宫復閟宫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 何氏曰御廪桓宫僖宫西宫新宫亳社災大室屋壞皆不言别葺獨雉門兩觀僭王者法度天災示變宜有所革而復大其規模故經云新作以見非正也 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

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孫氏曰公不知僭之惡也書新作侈而大之也劉氏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為非觀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高氏曰莊二十五年新延廄不言作言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遇災而不知以為戒乃更作而新之反加其度焉是魯之僭終無已也特書新作罪在定公也家氏曰定公受位於賊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為君

不能君者也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諸侯所以臨涖其臣民者也一朝化為煨燼變亦駭矣乃又從而新之有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為不足畏也○劉氏曰穀梁云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非也雉門先災不得不曰雉門及兩觀災既災之後魯人脩舊理當先門門者出入處也觀者門節也各順其序而書之耳廬陵李氏曰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故曰創始此以既災而復為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廄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門去舊而為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雉門者五門之中門南門者五門之外別有一門也

甲午敬王十三年 三年 晉定五齊景四十一衛靈二十八蔡昭十三鄭獻七曹隱三陳惠三十三杞悼

十一宋景十秦哀三

十楚昭九吳闔廬八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皋鼬何氏曰内有强臣之讎外不見答于晉故危而月之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左傳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汪氏曰莊公也在位三十三年子益嗣是為隱公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附録左傳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傳冬盟于郯脩邾好也高氏曰邾子居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其微弱可知薛氏曰魯大夫而盟諸侯邾喪未期而為盟會交失之也襄陵許氏曰公至河乃復晉之輕魯也仲孫及邾子盟魯之輕邾也當昭公時禫祥之會猶未爾也汪氏曰魯以大夫而盟邾君紊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纔九月而出會盟蔑父子之親也哀二年取漷沂田州仇何忌並書二卿及邾子盟句繹既奪其地而二大夫脅勢以盟其君則又甚矣

附録

左傳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乙未 敬王十四年

四年

晉定六齊景四十二衛靈二十九蔡昭十三鄭獻八曹隱四弑陳惠三十四卒杞悼十二卒宋景十一秦哀三十一楚昭十吳闔廬九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吴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楚交兵止此左傳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程子曰楚恃其强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

書侵

按左氏傳（林戀反）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于偽反）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蒲卜反）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稿矣（汪氏曰據齊桓伐楚晉文戰楚皆未嘗請命于周）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音旋）書曰侵楚陋之也（杜氏曰入楚境故書侵孫氏曰

蔡人病楚使告于晉故晉會諸侯于此救蔡伐楚也書會于名陵侵楚者諸侯不振不能救蔡伐楚也故使救伐之功歸于强吴張氏曰書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罪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矣劉氏曰楚之不義甚矣晉以霸主之勢憑王命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吴乘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而禍遠矣不亦病乎髙氏曰入春秋來蔡人首叛中國而附楚至是蔡人不勝楚之陵虐乃告于諸侯而請伐楚晉為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衆天子使大夫臨之可謂盛矣乃不能攘荆楚之患而吴以一國之師敗之晉是以失諸侯中國遂大亂吴子主黄池之會自此始也王氏箋義曰楚為不道晉率諸侯為蔡伐楚正也反以不得貨而止故經以無名譏之襄陵許氏曰梁丘據説錦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于佩裘使蔡侯自絶晉士鞅以賂罷扈之盟荀寅求貨沮名陵

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於衰世此晉霸之所以衰而吳所以橫行于上國也永嘉呂氏曰名陵之會晉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頓胡蓋服役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以來不能會諸侯者二十四年矣今而上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以為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然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名陵晉定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侵淺事也晉合十七國之君以會于名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為也晉自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家氏曰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見褒貶者而名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為也蓋奉辭伐罪仗義必往然後稱其為伐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衆人之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蔡侯以吳師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貴之貽侯乃隱太子之子明於復讎

之義故為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夂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學者知柏舉之為褒則知名陵之為貶也陳氏曰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是役劉子為之也劉子定内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于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于此時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于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廬陵李氏曰一名陵書法詳見僖四年三地會書法詳見桓十五年此條陳氏說亦佳然直以為為子朝則夫子當有美辭又明年王人殺子朝于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應書侵故胡氏止從左氏程子云上以能請命為幸下以不能討楚為譏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項氏曰齊桓先侵蔡而後伐楚故小者懐大者畏今此先侵楚而後滅沈故大者不服而小者不懐）書滅沈罪公孫姓也（呂氏曰公孫姓不能正其君之失而遂滅沈至以沈子歸殺之其罪極矣）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陵氏曰書滅罪蔡也書以歸罪沈子不死于位也言殺之又譏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音腹）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烏故反）於前無以先（去聲）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于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

罪惡也而恃强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高氏曰沈不與于名陵者與楚故也與楚者不受晉令也故晉因使蔡逞其忿焉夫蔡屢為楚所滅今而舍楚不易矣晉定不能恢弘霸業求所以服楚而保蔡一沈不能容而殺之歸惡于蔡是重楚人怒蔡而易晉爾蔡雖齊桓之世不深即中國非不即中國也國近楚有畏焉不能保其無他也昭公殺然棄之計則失而意則可嘉乃復為此舉其亦不思之甚矣哉薛氏曰侵楚無功而僅能加誅於沈也家氏曰春秋書滅沈于會名陵之後盟臯鼬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合諸侯辭曰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之伐之猶可而蔡為不道乘其未及設守襲而滅之慘矣哉故書滅書殺以正其罪

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

不書者賤而畧之也汪氏曰沈子嘉微弱近楚其不會晉晉勢使之然非其罪也特貶其不能死位耳故書殺以著蔡昭之罪曹伯陽田弋荒淫自取滅亡故賤而畧之不書宋人殺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左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

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穀梁傳後而再會公志于後會也後志疑也程子曰公以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杜氏曰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也何氏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

故嘉錄之鄭氏曰皐鼬鄭地城皐也

定公之立上不請于天王下不告于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内為志也名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音現侵楚之陋皐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陸氏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陳氏曰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自是諸侯無會同有特相盟者矣汪氏曰首止葵丘之盟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則會盟同地而書諸侯柯陵雞澤平丘之盟尹子單子劉子與盟則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則劉文公不盟

可知矣薄之盟公不與會盂而與于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薄宋之盟公不與圍宋而與于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宋亳之盟公後至則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亳此年公與于召陵之會又與于臯鼬之盟則非後至也會與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曰諸侯盟于臯鼬如祝柯重丘會盟殊地之例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定公汲汲於後會求為此盟也蜀之盟春秋不與楚主盟故書公及此書公及亦以著晉之不復能主盟也○陸氏曰左氏云將長蔡于衛祝佗私于萇弘言踐土之盟衛先于蔡按踐土先書蔡盟此傳妄也劉氏曰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非也襄二十五年會于夷儀盟于重丘亦會盟異處矣何不別出公及耶何休注定公得與諸侯盟故嘉錄之亦非也春秋諸侯之會常事耳非王道之正也春秋何嘉哉廬陵李氏曰王官與會不與盟之說詳首止下雖杜氏范氏皆以為諸侯總言劉子亦與然

考之于經未見此例合從陸氏為是公及之說胡氏主程子葢亦從公羊注意發之而微不同矣陳氏說亦佳

杞伯成卒于會

汪氏曰世子乞嗣是為隱公七月其弟過弑隱公自立是為僖公高氏曰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高氏曰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葢君在殯則辭會可也雖不得已於晉令而齊亦使國夏來耳

許遷于容城

張氏曰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為華容縣亦析之近地高氏曰許至是葢四遷矣王氏曰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悉

以自遂為文益違害就利而顧遷也然不能脩德固圉而遷徙無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為後鑑

秋七月公至自會

襄陵許氏曰不至侵楚譏無功也高氏曰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張氏曰不致以侵楚者公以得盟為幸危不在侵也○廬陵李氏曰致後事之說已見僖四年至伐楚下此條何休以為得意致會故以上文侵楚書召陵為詳義兵臯鼬不曰為與信辭又再言公為善文似若近之然於書侵書及之義不通矣大抵侵楚既淺事不足乎揚故以臯鼬為重而致之啖子所謂夫子擇其重者而志之者是也張氏說亦發明上文公及之義

劉卷卒

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杜氏曰即劉蚠趙氏曰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劉氏曰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高氏曰名陵會罷而卒則知臯鼬之盟以疾不與也陳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關于天下之故則卒之于寰王之難有王子虎焉于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于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于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劉氏曰穀梁云此不卒而卒者賢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所謂天王崩則昭三十二年景王矣為諸侯主則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矣是王猛本正也穀梁謂其簒何哉汪氏曰諸儒之說謂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有大功于王室故特書卒葬然單旗不書卒而尹氏專權亦書卒故知其從赴

告云爾廬陵李氏曰胡氏無傳義同尹氏子虎而陳氏之說亦得春秋意外之旨不可不取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傳秋楚為沈故圍蔡何氏曰囊瓦稱人者罪重異于凡圍也襄陵許氏曰圍蔡不書卿帥師者見其驕暴而不自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徵是以微之廬陵李氏曰圍國自襄公七年書楚公子貞後凡圍蔡書棄疾圍鮮虞書士鞅圍衛書趙鞅獨此囊瓦將而書人故何氏許氏之說如此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襄陵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書帥與師著威勝不行于强暴而行于寡弱也蘇氏

曰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救而于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棄諸侯之罪而蔡無國滅之禍輕重之異也汪氏曰荀吳首伐鮮虞以其挾詐故外之此非詐襲故稱將稱帥以著其暴耳

葬劉文公

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録我主也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高氏曰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之也○廬陵李氏曰天子三公稱公魯為三公而有土為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為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

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據不可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吳始書子書戰左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

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概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

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吴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殉古之道也穀梁傳吴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吴信中國而攘夷狄吴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為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吴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

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杜氏曰柏舉楚地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横（去聲）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上聲）惡不悛（音痊）復（扶又反）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必邁反）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强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以豉反）故名陵

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杜氏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吳爲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閭子胥宰嚭晉鄙反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汪氏曰適猶偶然也謂適逢其偶然之幾會也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音洛與人爲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孫氏曰吳稱子大救蔡也自是諸侯大小皆宗于吳汪氏曰吳進而書子所以罪中國盟主之不振諸侯之不君也陳氏曰以蠻荒憂中國故吳始稱子

書戰書敗績皆進吳也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杜氏曰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家氏曰自楚昭繼世舉國事付之囊瓦黷貨無厭殺人不忌以至內外離叛莫有鬬心由是有入郢之禍國破君逃瓦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奉頭鼠竄以為偷生之計罪不可勝誅矣春秋繼柏舉之敗書瓦出奔誅大臣之敗國而以身免也春秋之情見音現矣汪氏曰春秋書以師者三桓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以中國而陵中國也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以蠻荒而虐中國也此年蔡以吳子戰楚以蠻荒之兵力而救中國也三書以唯柏舉為善故蔡侯吳子皆書爵以美之廬陵李氏曰用兵以例三詳見桓十四年此條戰書楚人敗書師奔書名與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夫書名同一書法蓋子

王子常之罪固同而楚之輕于任人以至敗師亡衆前後一轍矣

庚辰吳入郢

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概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概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概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

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禦唯仁者能之違强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

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
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
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
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
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
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
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
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
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君舍
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穀梁傳曰
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
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
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
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
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
復立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

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也汪氏曰郢楚都文王遷郢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亂極矣聖人誰毀誰譽平聲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聚也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

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孫氏曰吳子救蔡伐楚善也乘囊瓦之敗長驅入郢夷其宗廟壞其宮室則甚矣故反狄之也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薛氏曰楚不書楚而書郢見楚之大其都猶不能守也陳氏曰入國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家氏曰前書吳子襃之也此書吳貶之也夫吳乃太伯之裔不與楚同使其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徒分定楚地撫輯其民人請命于周明正楚莊共靈以來憑陵諸夏之罪削而奪之以其地封有功諸侯而吳不自以為有則霸業可成雖以繼齊桓晉文可也而夷

狄之人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故敗不旋踵良可惜夫○趙氏曰楚君尋反國國不絶祀故不言滅穀梁妄為臆説不足取也劉氏曰穀梁云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非也楚實未滅當言入而已矣凡滅國春秋未嘗不存也豈于楚獨存之耶汪氏曰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丙午入曹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皆書國而不書地獨此年不書吳入楚而以楚之國都地名書之恐因昭三十一年吳其入郢之文而誤也左傳于是後十五年楚滅胡亦稱吳之入楚也而不曰入郢當從公穀作入楚于義頗通廬陵李氏曰此條狄吳之説公穀胡氏皆同獨杜氏以為史畧文者非也書郢之説左氏胡氏同陳氏得之公穀作入楚者非也書日之説穀梁注曰易無楚者若曰楚無人也夫以赫赫楚國而決辰之間吳得以入其國都無人可知矣故書法與公子罌齊伐莒入鄆同穀梁精矣至于存楚之説則非也吳本未滅楚何得書滅

乎

丙敬王十五年 **五年** 晉定七齊景四十三衞靈三十蔡昭十申五年 四鄭獻九曹靖公露元年陳懐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宋景十二秦哀三十二楚昭十一吴闔廬十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附録 左傳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

左傳以周亟矜無資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杜氏曰蔡為楚所圍饑之故歸之粟范氏

曰此邇近之事不足具列諸侯茅堂胡氏曰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畧而不序何也蔡為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得救吳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汪氏曰昭二十五年輸王粟不書以諸侯歸粟于王常事也襄三十年會澶淵謀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書曰宋災故以宋災歸財非所當急也此年諸侯歸粟于蔡而不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耳故畧言之與城楚丘戍陳同義或以為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而春秋書歸以美之過矣茍以書歸皆為美辭則歸含且賵亦可以為美乎○廬陵李氏曰此條為春秋特筆所以罪中國之忘大義而事小惠公穀之旨甚精左氏得其事實而不知聖人之意也

於越入吳

左傳越入吳吳在楚也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杜氏曰於發聲也范氏曰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自通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陳氏曰向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高氏曰吳之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其士卒罷敝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哀十三年再入吳若為楚復讎者是以君子惡之嗟夫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于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愛有所忘矣王氏曰吳越相攻俱不以中國之號目之蓋交譏之汪氏曰汲冢周書王會篇有東越於越則於越或當時之所稱歟○廬陵李氏曰於越入吳二胡氏說見哀十三年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考之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于越

吳伐越則吳來告也故止書越劉説為合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懐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懐仲梁懐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内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汪氏曰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意如何以書卒見音現定公不討逐君之

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事見左傳昭公五年）致辟（音僻）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林戀反）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劉氏）

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于翬何也曰以定公為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為大夫孰有大夫卒而君不為之變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翬遂之弑君也隱而叔仲惠伯之敵惡也未形春秋固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絕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

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于季氏故于是復明意如為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今乃不然苟于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讎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家氏曰春秋卒意如不貶之貶乃所以深貶之也蜀杜氏曰于桓公之年書公子翬所以貶桓公也於宣公之年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于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婼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

附録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

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概王於沂吳人獲薳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概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楚子入於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

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襄陵許氏曰晉以土地之故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怨

義孟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丁酉敬王十六年

六年 晉定八齊景四十四衛靈三十一蔡昭十五鄭獻十曹靖二陳懷二杞僖二宋景三十秦哀三十三楚昭十二吳闔廬十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傳春鄭滅許因楚敗也高氏曰許恃楚以國其國至于四遷鄭游速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楚雖不能保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張氏曰許自隱十一年齊魯鄭之入大抵困於與鄭為鄰至成十五年畏鄭而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析定四年又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三年楚困于吳鄭遂滅之然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大岳之後其亡一見害于鄭其存一恃于楚不過百年韓遂滅鄭亦有由矣汪氏

曰伐國而滅之春秋所惡也况以人臣而專兵滅國乎前此晉荀吳嘗滅陸渾之戎然以除患而滅其國則罪猶可恕蔡公孫姓嘗滅沈矣然受晉令而伐沈則事無專命今游速因楚之敗興兵滅許無晉之命非攘外安内之師是弱晉而間楚耳此皆鄭國君臣之罪也若夫以其君歸則游速許男均有罪焉廬陵李氏曰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以大岳之裔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感也夫

二月公侵鄭

左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

昭兆定之聲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馬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高氏曰召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保囊瓦滅許故晉命公興師而討之是時季孫斯初嗣卿位陪臣陽虎執國命又迫于晉令進退皆不由公也汪氏曰定公親帥師以討鄭之黨亂人固有獎王室之義然不能聲罪致武僅為潛師以掠境故不書伐而書侵觀季孫獻俘于晉則實迫于霸令而非有獎王之實矣况是時陪臣執國命兵權亦不屬公也廬陵李氏曰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徵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故托公以出師耳當是時晉伯已失諸侯皆離惟魯未叛故侵鄭侵衛之師雖出晉令而陽虎之

徒釁於勇嚚於禍以逞其欲春秋皆書侵以志其無名行師而輔伯之非其道也此與成六年二侵宋同一書法不然奉伯令而討伐周之國何不書伐哉

公至自侵鄭

高氏曰公內有強臣不能討乃為晉討鄭內外結怨危之道也張氏曰陽虎專政欲徼釁于鄰國使衛侯不聽公叔發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

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彊為之請以取入焉劉氏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已三世矣事不成故盜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猶僕隸也乃復為之請于霸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子惡之卒陽虎之盜皆篡君亡國之禍故録之必自其禍之所起矣高氏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為陽虎所制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爾○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胡氏于公子遂之事以為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此獨無所起乎蓋遂得臣之並使乃仲遂邪謀之所起而斯何忌之並使亦陽虎專權之所為讀者不可不察也左氏記范獻子之言曰魯人患陽虎矣夫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三子僞焉

為其所使猶為國有人乎劉氏謂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者是矣故特書以見焉杜氏以為晉不備禮故經不備書此未為知聖人之旨也

附録 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没戍周且城胥靡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

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杜氏曰稱人非其罪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犂聘于晉主趙簡子飲於鴆反以酒焉獻楊楯食允反六十范趙方惡如字又烏路反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音古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疏吏反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

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感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通鑑索隱曰家人居家之人無官職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張氏曰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人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絶也廬陵李氏曰經書執行人六詳見襄十一年此為晉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也

冬城中城

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范氏曰三家侈張故公懼而修內城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

也杜氏曰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高氏曰三家張公之所以中城而已成九年城之矣此復城者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汪氏曰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公羊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杜氏曰鄆貳于齊故圍之何忌不言何闕文高氏曰鄆衆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陽虎者虎專季氏季氏專魯也仲何為哉家氏曰齊之取鄆固非而二子之圍亦非也為定公者當以善辭告之齊曰我先君失守宗祧君取鄆以居之魯國實受君賜今鄆潰矣寡君欲復舊疆

敢以請之執事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也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連歲交兵葢始于此役也○劉氏曰公羊云仲孫忌譏二名意謂二名難諱也古者君之名臣不諱父之名子不諱至周臣諱君名子諱父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不能諱二名況其他乎廬陵李氏曰何忌不言何杜氏是公羊說無據

附録左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戊戌敬王十七年

七年

晉定九齊景四十五衛靈三十二蔡昭十六鄭獻十一曹靖三陳懷三杞僖三宋景十四秦哀三十四楚昭十三吳闔廬十二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春二月周儋翩入於儀栗以叛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夏四月

附録左傳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始復特盟左傳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杜氏曰鹹衛地襄陵許氏曰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隳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陳氏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家氏曰于鹹于沙齊景圖霸之始事也是時天王辟儋翩之難出

居姑猶景公不能仲勤王之義乃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強人之從我非心悦而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乎廬陵李氏曰此為齊景公圖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黄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

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宫結杜氏曰稱行人非使人之罪劉氏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内而外歸之諸侯欺其羣臣以紿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不亦信乎汪氏曰齊侯稱人而又書侵所以重貶之也挾詐恃力夫豈圖霸之道乎書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宋書法正同聖人之意見矣○劉氏曰執其使伐其國文加以乃其理然

豈為重乎穀梁之說非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汪氏曰結叛晉也瑣即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襄陵許氏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霸而景不足望也臨川吳氏曰執其行人而與其君結盟以叛晉齊衛之罪均矣高氏曰執其使侵其國以求盟焉是劫盟也何有於信哉廬陵李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蒢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吳越之禍未至于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伯國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中夏則桓公之功獨不可復乎奈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為事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又曰齊景

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春秋屢書而不削二君之罪見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高氏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襄陵許氏曰東夏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家氏曰昭公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年卒不能為之出偏師向魯鄙問意如之罪今乃興無名之師而加于魯當為而不為與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為方

伯之道矣春秋繼鹹沙二盟而書國夏伐我皆貶也廬陵李氏曰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于是而及齊平矣

九月大雩

薛氏曰一秋而兩大雩僭瀆之甚也汪氏曰左氏以再雩為旱甚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災之甚而變之大者也昭公不克自省而有陽州之孫定公又不知儆而有二五之竊世卿之逆陪臣之横其致一也故比事書之以為後鑑

冬十月

附録左傳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於王城館於公族黨氏而

後朝於
莊宫

春秋大全卷三十四